

La Dame

dans l'auto

avec des

lunettes

et un fusil

车中拿枪戴墨镜的女人

Sébastien Japrisot

[法] 塞巴斯蒂安·雅普瑞索 著
宋冬深 译

La Dame dans l'auto avec
des lunettes et un fusil

Sébastien Japrisot

车中拿枪戴墨镜的女人

[法] 塞巴斯蒂安·雅普瑞索 著

宋冬深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车中拿枪戴墨镜的女人/(法)塞巴斯蒂安·雅普瑞索著;宋冬深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4

ISBN 978-7-5321-3524-0

I. 车… II. ①塞…②宋… III. 推理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8657 号

La dame dans l'auto avec des lunettes et un fusil, by

Sébastien Japrisot

Copyright © by Editions DENOËL, 1966.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itions DENOËL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沪权)图字:09-2009-080

责任编辑:曹 晴

封面设计:丁威静

车中拿枪戴墨镜的女人

(法)塞巴斯蒂安·雅普瑞索 著

宋冬深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56,000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100册

ISBN 978-7-5321-3524-0/I·2686 定价:19.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作者访谈

——首先，您自认为是一个侦探小说家么？

如果说《杀手仓》和《灰姑娘的陷阱》算是侦探小说的话，那是因为在我动手写之前就听说它们将和一套系列侦探小说一起出版。

至于《车中拿枪戴墨镜的女人》，也和那两部差不多，但作为系列丛书中的一部，它又显得太长了点。

这三本书都被误认为是侦探小说类型的，那些侦探小说评论家们认为它们的文学性更强些；而文学评论家却认为它们的情节更符合侦探小说类型。

反正，这都是他们说的。

——是否可以这样说，《车中拿枪戴墨镜的女人》的主题是关于一个女人寻找自我的探险经历？经过一系列的事件，她感到自己慢慢地变成另外一个人，难道她自己本身不就是以某种方式找回和完善了自己么？

对不起。

找回自我和自我完善这一类的词，听起来像那么回事，但我不明白

是什么意思。据我所知,《车中拿枪戴墨镜的女人》确实有不少不期而遇的麻烦。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自己就有一个问题。两年前写的《杀手仓》和《灰姑娘的陷阱》使我周围的许多人认为我不会再写第三本,他们说那是因为前两本获得了太多的赞誉,以至于我再也提不起笔来。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针对我写的东西,人们所作出的评论,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我都不敢苟同。事实是,我计划当中第三本书要比前两本写得好。

所以,如同我说过的那样,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和心血投入到此书的写作中去。当一个人全神贯注地工作时,他就会更多地投入自我,这也许就是你们认为的这本书里的其他东西,不仅仅是纯粹地寻找杀人凶手。

有一次,凌晨三四点钟,我连续写了十五个小时了。家人熟睡着,全世界都在沉睡当中,我却想着赶紧写完这一章,因为实在写不下去了,对那些文字、香烟以及喝一杯酒提提神之类的,我开始感到恶心。于是,我写了一句话给自己鼓劲:“继续写吧,尽管只有那只右手和一颗疲惫的心,你还是继续写吧,别问为什么,继续写。”我没有删掉这句话,它仍留在书中,我也如此。

——您是否特别关注迷茫的年轻一代,您的小说是否以某种方式来描述这一代人?

的确如此。我很喜欢我的少年时代。也就是说,我喜欢少年时代的我,我曾说过我要尽量使自己停留在那个时代。如果说我写的和我写作的过程能使我回到那个年代的话,那么,时光就不再那么难熬,也

不会白白浪费了。

车中拿枪戴墨镜的女人是我最喜爱的人物。她从来不烦我。她就没有搞懂过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对一个人物来说再好不过了,显得很真实。而且,通常我比她先知道事情的缘由,这很刺激。一个女人让一个男人相信他自己很聪明,那是非常罕见的。

写到最后一行时,我甚至有些遗憾。这就完了,她就要离开我独自生活去了。最终,我想,总有一天,我与她会以某种方式重逢的。

这真的发生了,因为读者们会与她重逢,或者说发现了她。

女 人

我从未见过大海。

铺设水波纹似的黑白石砖的地面离我的眼睛只有几厘米的距离。

我痛得快死了。

但我还没死。

当有人朝我扑过来的时候,是的,我没疯。是人或是什么东西扑向我的时候,我想着:我还从未见过大海。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一直很害怕。害怕被逮捕,害怕所有的东西。我给自己找了一大堆荒唐的理由,而最荒唐的就是:别伤害我,我不是个坏人,就想看看大海。

我也知道我喊过,拼命地叫喊过,然而,我的喊声全憋在胸腔内。有人把我从地上拽了起来,弄得我快窒息了。

喊,喊,叫喊,我还想:这不是真的,只是一场噩梦,我马上就会在我的房间里醒来,天快亮了。

接着便是这一下。

比所有的叫喊都厉害,是的,我听见了手上骨头碎裂的声音,有人砸碎了我的手。

疼痛既不是黑色的,也不是红色的,却像脑子里一根巨大耀眼的光柱,而你就掉在这根光柱里。

冰凉的地面抵着我的额头,我又晕了过去。

别动,千万别动。

我并没有躺倒,而是跪在地上,滚烫的左胳膊捂在肚子上,为了忍住剧痛我俯下身来,但疼痛还是传到了肩膀、后脑以及后腰上。

透过散落的头发,我看到,就在我的眼睛边上,一只蚂蚁在一块白地砖上慢慢爬着。稍远一点,有一个灰色直立的东西,那应该是洗脸池的下水管。

我不记得是否把墨镜摘了下来,当有人从身后拽我的时候,它可能掉在地上了。我没疯,是人或是什么东西从身后拽我,并捂住我的叫喊。我必须找到我的墨镜。

我跪在这间昏暗窄小的屋子里有多久了?几个小时,还是仅仅几秒钟?我这辈子还从未昏倒过。这不是一种撕裂,只是记忆中的一下抓挠。

如果我在这儿已经很长时间了,外面的人会担心的。接着,我爬到了洗脸池前,洗我的手。我把右手捂在脸颊上,手还是湿的。

我必须找到我的墨镜,必须爬起来。

当我猛地抬起头,因动作过猛,觉得天旋地转,真怕再次昏过去,还好只是一会儿工夫,刚才耳朵里的嗡嗡声和那些疼痛要缓解了许多。疼痛现在全集中到我的左手上,我不敢看上一眼,只觉得沉甸甸的,肿得很厉害。

我用右手扶着洗脸池站了起来。

我模糊的身影在面前的镜子里随我移动着,感觉时间在飞快地流逝。

我知道自己身在何处:通往阿瓦垄的公路边一个加油站的厕所里。我也知道我是谁:一个逃避警察的傻瓜;凑到镜子前的脸几乎要碰上了镜面;一只手痛得要命,我想举到眼前看清楚,一滴眼泪顺着脸颊滚

落下来，滴在这只手上。周围异常安静的气氛中，我听到了自己的呼吸声。

看着镜子里的我，和进来时放在边上的手提包，它还在那儿。我用右手加上牙齿使劲地把它打开，找那副我打字用的备用眼镜。

现在，我镜子里的形象变得清晰起来：一张粘有灰尘，欲哭无泪、充满恐惧的脸。

我不敢再看那只左手，只是把它紧紧地按在身上，按在那件被弄脏的白连衣裙上。

厕所的门是关着的，但我记得，进来后并没关门。

我没疯。我停了车，让人加满油，然后想梳洗一下。他们告诉我，离加油站不远的白墙小房子就是厕所。到了里面，我觉得太暗了，就没关门。我也不知道是立刻发生了那件事，还是在我梳理了头发以后。只记得打开了洗脸池的水龙头，出来的水是冰凉的；对了，我肯定梳了头。突然，空气好像在移动，有一样活的东西猛地出现在我身后。我被拽倒在地，拼命地叫喊，尽管喉咙里发不出一点声音。没等我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手上的剧痛把整个身体都击垮了。我跪在地上，孤零零一个人。

再一次打开我的包。

钱还在老地方，装在有办公室抬头的信封内，什么都没丢。

这说不通，也根本不可能。

我数着钞票，数错了，又重数。一丝凉意涌上心头：那人既不要钱，也不要其他东西，所要的仅仅是砸烂我的手（我不是疯了，就是快疯了）。

我瞧着我的左手，手指呈紫色，肿得很厉害。我一下子支撑不住，靠着洗脸池滑跪在地，尖叫起来。我像野兽般号叫着，边叫边哭边顿

足，直到有人过来救我。

我听见外面匆匆的脚步声，说话声和地上碎石碰撞的声音。

我还是拼命叫喊着。

门砰的一声被打开，外面亮得直晃眼。

岭上七月份的太阳一动不动。几个男人跑进来，朝我弯下身子，同时在说着什么。这几个人我下车的时候碰到过。我认出了加油站的修车工，另外两个大概是本地人，他们也是来加油的。

他们扶我站了起来，我昏沉沉地抽噎着，脑子里想的却是：洗脸池的水龙头还开着，虽然有一会儿我没听到流水声，但我还是想把它关掉，我必须把它关掉。

他们看着我，显然不明白。我既不清楚我在这地方有多久了，也忘了我有两副眼镜。他们把地上的眼镜递给我，还反复说这眼镜是我的，真的是我的。他们还对我说：“别叫了，好了，没事了”，他们以为我是个疯子。

外面是那么明亮和安静。如此可怕的现实使我的眼泪一下子收住了。这是一座普通的加油站，加油枪、地面的碎石、白色的墙；玻璃上贴着一张海报，外面是一道荆棘和玫瑰构成的篱笆。现在是夏天傍晚六点。我为什么要叫喊，还倒在地上？

车仍停在我来时的那个地方。见到它，刚才笼罩我的那种惊恐又涌了上来。他们会问我从哪里来，来干什么；而我会答非所问，他们还会猜测我究竟隐瞒了什么。

他们把我带到一间办公室，在门口有一个系蓝围裙的女人和一个六七岁的女孩，脸上充满好奇，像看戏一样看着我。

昨天晚上同一时刻，一个长发小女孩，手里抱着娃娃，看着我朝她走去；也是昨天晚上，我感到羞耻，却不知道为什么。

不对,我知道是为什么,我很清楚。我受不了孩子的目光,因为这目光后面总有一个小时候的我,正看着我走过来。

大海。

万一出了事被抓起来,要我提供一个所谓的不在现场的证明,或作出解释,那就应该从这一点开始说起。

我要讲的可能不完全是真实的,但我会慢慢地,不停顿,带着哭腔讲我是怎样成为一个荒唐梦境的无知受害者。我会编出各种情节使故事更加可信,什么双重人格啦,祖父母是酒鬼啦,或者,小时候从楼梯上摔下来等等。我要使那些审问我的人感到恶心,我要把他们淹没在一连串荒诞不经的故事中。

我会对他们说我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是我又不是我,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认为这是一次去看大海的绝好机会。至于罪犯,那是另外一个人。

他们必然会说,假如我真的想看大海,早就那么做了,只需买一张火车票,跟那些没死的老人那样,到海边的养老院报到就行了,更何况现在还实行带薪休假制。

我会对他们说我一直想这么做,只是没做成。

这倒是真的。六年来,每到夏天,我就给那些旅行社和旅馆写信,还收到不少旅游广告。有时候我还会看看橱窗里展示的泳装。有一次,我就差一点按了度假俱乐部的门铃,他们提供意大利巴雷拉海滩十四天的假期:飞机来回,还包括游览帕尔玛地区,听音乐,专门的游泳教练指导,整个假期内可参加帆船活动等等,他们保证说天气肯定好,天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活动内容,反正,光读读那些节目单,你就能把自己晒黑。但实际上,每年夏天我一半的假期在蒙布里昂唯一的旅馆里

度过；另一半时间花在贡比涅附近我的老同学家里，她有一个丈夫和一个聋子婆婆，我们在一起玩扑克。

其实，我不是要墨守成规，也不是特别喜欢玩牌，更不是一个害羞的人。但当你从乡村野林度假回来，却要编一套海边旅行的故事，那还是要有一定胆量的。我也说不清楚。

我恨那些见过大海的人，也恨那些没见过的人，我想我恨所有的人，就是这样。我认为我恨我自己，如果这能说明什么问题的话，那就行了。

我叫达妮·隆果，准确地说：玛丽·弗吉尼·隆果。小时候我自己还改成了达妮艾尔。从小我就会撒谎。如今，我很喜欢弗吉尼这个名字，但别人听上去觉得怪怪的。

证件上写着今年二十六岁，而实际心理年龄十一二岁；身高一米六八；头发大致上是金色的，每月用三十毫升的护发水洗一次；我不丑，但配戴眼镜，还是有色的，那是为了遮掩我的近视，其实太傻了，大家都知道。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沉默。

我跟人说的话也不外乎把盐递给我之类的。除了两次，而那两次都伤害了我。我讨厌那些人家已经说过一次还不明白的人。我恨我自己。

我生在弗朗德地区一个村子里，唯一记得的是村子里有一种气味，那是煤炭与泥土混合在一起的味，村里的女人在矿井旁边捡这些东西。我父亲，一个意大利后裔，在火车站工作，他死的时候我刚两岁。他从一节车厢里偷了一箱别针，下来时被这辆车给碾死了。我的近视可能是他遗传的，所以我认为他没看清楚箱子上印的字。

这件事发生在德国人占领期间，这车货物是运送给德国军队的。几年后，我父亲被恢复名誉。他给我留下的纪念物是一枚不知放在我

衣橱哪个抽屉的银质或镀银奖章，上面刻着一个纤弱的年轻姑娘砸碎了一根锁链，如同集市上卖艺的壮汉那样。每当我看到街上有人表演这个节目，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父亲。

然而，我家里不光有英雄。解放时，丈夫死了不到两年，我母亲在市政府跳窗身亡，因为刚刚有人把她的头发剃光了^①。她什么都没给我留下。如果有一天我对人讲起这事，我会说她连一根头发都没留给我。听的人会恐惧地睁大眼睛，我却若无其事。

两年当中，我在一所孤儿院的会客室里见过这个可怜的女人两三次，我甚至都说不出来她长得什么样。可怜相，大概就是一副可怜相。她也是从意大利来的，她叫雷纳塔·卡斯泰纳里，生于弗罗西诺内的圣阿波利纳雷，死的时候才二十四岁。我的妈妈比我还年轻。

这些都写在我的出生证上面。那些抚养我长大的修女们老是回避谈我的母亲。中学读完以后，我的监护被解除了，我回到了我们家原先住过的村子。有人带我去墓地中她下葬的地方，起初我想给她修座简单的坟，但因有其他人合葬，这个要求也没能实现。

反正我也无所谓。

后来，我先在芒斯的一家玩具厂做了几个月的秘书，接着，去了努瓦永的一家公证处。二十岁时，我在巴黎找到一份工作。之后我又换了几个地方，但从未离开过巴黎，目前仍然是这个状况。我现在的净工资是每月一千二百七十法郎，干的活无非是打打字、整理文件、接电话，偶尔清理一下废纸篓。那是一家广告社，雇用了二十八个职工。

这份工资能让我中午吃上牛排炸薯条，晚饭吃一些酸奶、果酱什么

① 法国解放时，人们把那些战争期间出卖色相给德国人的法国女人头发剃光以示惩罚。

的;穿着能让我大致上满意;能支付格奈勒大街上一套厨房卫生间全在一起的单间的房租;房间布置是参照半月刊杂志的;还有,每天晚上可以看电视。还差三期就能付完的分期付款。我睡觉没问题,不喝酒,烟抽得不多。有过几次聚会,但还不至于惹恼了房屋管理员。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房屋管理员,所指的是隔壁邻居。我很自由,没烦恼却也非常的幸。

大概那些认识我的人,包括社里的设计师和我家附近的杂货店员,一旦听说我抱怨什么的话,一定会感到惊讶的。然而,我的确想抱怨。在我没学会走路之前我就已经明白,如果我不抱怨,别人是不会替我做什么的。

昨天晚上,七月十号星期五,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个世纪前,另一个世界的事情。

广告社离关门大概还有一个小时。我们这个社占据了两层楼,是最近才迁入的。大楼位于托加戴罗广场附近,里面到处是螺旋形状的柱子,随处可见那些水晶枝型吊灯,在风中叮当作响;还有大理石的壁炉和褪色的镜子。我的办公室在三楼。

太阳透过我身后的玻璃窗照着我桌上的那些纸。我核实了弗劳塞公司的一种香水广告计划;打了二十分钟的电话,要对方把一份周刊里刊登广告的费用降下来;还用打字机打了两封信。和往常一样,刚才我下楼去大楼旁的酒吧,跟两位女编辑和一个男同事喝咖啡,就是他求我打电话谈周刊广告费用的,要是他自己处理这事,肯定会弄砸的。

看起来是个很平常的下午,但并非完全是这样。设计室里,那男的在谈论某个明星的汽车;无所事事的姑娘们到我这里来蹭烟;而老板助手的助手在走廊里打着哈欠,来回地走动,闹出些动静,显得不可或缺

似的。气氛与平时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人人都表现出这种长周末来临前的焦躁不安,和急切回家的心情。

今年的七月十四号^①正好是个星期二。早在年初我们收到工作年度表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国庆连休四天。为了星期一的调休,大家干了两个星期六的上午。我没干,因为六月份我度假去了。我提前度假不是为了七月份可顶替别人,而是一到七月,旅馆到处都挤满了人,真的,要是我瞎说,上帝会惩罚我,人们真是疯了。

还有,万一被人逮住,我得解释说是从地中海度假回来,其实是用220瓦灯泡照黑的(我有一次过生日,给自己买了一台紫外线照射仪,听说会致癌,我倒并不在乎)。而他们正兴奋地准备出发去度假。对我来说,这就结束了,还要无休止地等到明年。就我个人而言,这种所谓的度假真的没意思,一出办公室门就已经被抛在脑后了。本来就是慢性自杀,现在还要延长这个过程。

社里男孩子们讨论的是南斯拉夫。我不清楚他们到底是怎么搞的,向那些南斯拉夫人发些罐头广告,还说他们有钱被冻结在那里,虽然不多,但要知道在那地方,每天花不了几个钱,你可以活得跟阔佬似的,带上老婆和小姨子,以及一大帮孩子去漂亮的海滨。如果有办法混过海关的话,你可以带回来很多酒,甚至一把农具作衣架。我耳朵里听到尽是这些,南斯拉夫把我的头都弄晕了。

女孩子们谈论最多的是安提布角。她们说要是你去那儿度假,就来找我,我的朋友在那儿有一个游泳池,他往水里放一种特殊的液体以增加浓度,即使你不会游泳,照样能浮在水面。吃午饭时,她们一手抓吃的,一手拿着七月份的奖金。见她们回到办公室的时候,个个眼里透

^① 法国国庆。